

引文格式：赵仁青，黄志斌. 网络双重叙事的现实镜像及其耦合路径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5 (3): 13-22.

网络双重叙事的现实镜像及其耦合路径

赵仁青，黄志斌

摘 要：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分别是网络社会性叙事与人本性叙事的价值本质属性，这决定了网络双重叙事的现实展现必然会有诸多的差异。自上而下与圈层循环是二者传播形式的不同；宏大议题与微小话题是二者内容的差异；本真表达与涂层表达是二者的不同策略。为了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必须采取多种手段对网络双重叙事之间的内耗进行针对性的消解。丰富传播形式，提高网络社会性叙事的破圈能力；优化内容设计，厚植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人文情怀；联动各方力量，优化网络双重叙事的表达策略。这些方式方法的综合运用，旨在引导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价值导向，并着力提升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网络；双重叙事；镜像；耦合

作者简介：赵仁青，安徽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志斌，法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网络传播的价值导向与高校思政课有效引领研究”（2022AH040227）。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3.002

人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应当跟进到哪里。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9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0%^[1]。自（智）媒体时代，外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网络世界的狂风暴雨，进而波及现实世界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极端重要性，“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随之，从顶层设计出发，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一系列重磅组合拳陆续出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果逐渐显现。从总体上看，十年来，“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3]10}，网络舆论积极向上、核心价值观得以弘扬、共识得到凝聚，网民心态趋于理性平和、网络文化产业蒸蒸日上，风清气正的网络景象基本形成。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依旧存在的网络双重叙事之间的内耗，使得网络生态现状与国家治理目标、人民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当前网络舆情正呈现出‘表层杂音渐消’与‘深层潜流涌动’、‘广场舆论’和‘茶馆舆情’出现背离的网络舆情新常态。”^[4]百年变局下的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大国关系波诡云谲，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全球风险点和动荡源不断增多，世界形势严峻复杂，风险社会已然形成。意识形态风险，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影响至深且巨。“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5]牢牢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

安全屏障”^[6]。当下,网络双重叙事彼此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研判难度。因此,深刻透视不同网络传播叙事的内涵本质,准确把握网络双重叙事的现实镜像,尝试构建二者之间的有效耦合路径,对于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网络双重叙事的理论透视

(一) 网络双重叙事的内涵释解

根据不同的叙事价值导向和演化逻辑,网络传播叙事范式可以大致分为社会性叙事和人本性叙事。不同的网络传播叙事范式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但都涉及能否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能否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网络叙事的复杂性及其对社会事件、社会态度、社会情绪等的重要影响,使传统叙事理论在网络叙事中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7]具体的某一网络事件传播过程不太可能完整地呈现出单一的演化轨迹,但是就整个演化脉络和价值取向来看,依旧可以厘清社会性叙事与人本性叙事两种不同的传播叙事模式。网络社会性叙事,主要是指以官方要求和以社会主流标准为出发点进行网络信息发布和互动,阐释和讲述传播受众采取何种观点和行为才能符合上述标准和要求,由此形成的网络信息动态变化过程。网络人本性叙事,主要是指从网民自身利益诉求和情感偏好出发进行网络信息发布和互动,阐释和讲述官方与其他社会主体采取何种观点和行为才能符合上述期待和要求,由此形成的网络信息动态变化过程。前者依循鲜明的官方立场和以统一的政治正确为导向,网络信息发布和互动主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后者遵从隐晦的个人立场和以多元的自我主张为导向,网络信息发布和互动主要满足于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多重需求。

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记载了网络双重叙事的历史变化。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在我国推广运用之初,当时掌握网络传播资源与技能的主要是体制内人员和社会精英人士,因此他们在网络叙事中占据了先机和主动。通过权威的新闻报道、理论阐释与宣讲等方式,网络传播主体重点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坚定了人民的理想信念,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与能量,此时的网络社会性叙事处于绝对主导地位。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钱袋子鼓起来的人们开始追求精神富裕,网络通信技术更新迭进以及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助推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人们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充分彰显个性的日常生活信息、发表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自我看法,一时之间网络社会熙熙攘攘,网络人本性叙事范式得到了极大张扬。当下,作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范式,两种传播叙事方式在网络空间中都广泛地存在和分布,内在价值本质属性的不同是导致它们外在传播叙事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

(二) 网络双重叙事的本质辨析

第一,集体主义是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价值本质属性。“社会叙事是人类的一种话语行为,由于话语本身并不纯粹客观和中立,因此所叙之事不管是否遵循日常生活逻辑,都不会是完全客观和中立的。”^[8]网络社会性叙事强调社会整体的优先性,客观、理性与权威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主要立足于有效保障国家、社会、人民的集体利益最大化,这体现了集体主义的社会哲学范式。网络社会性叙事为了追求集体利益的达成,当然会重视网络传播过程中叙事的社会性、人民性、政治性,确保传播价值导向的官方立场与一元性。“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9],然而,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执政者积

极动用国家力量,实现“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0]550}。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统治的工具。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形态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群体中的多数人即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阶级,彻底改写了自阶级对抗社会产生以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历史情形,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此前提下,网络社会性叙事遵循集体主义的社会哲学范式就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与道德合理性。“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10]335}通过网络社会性叙事,彰显集体主义精神,引导网民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关注百年变局下的世情国情民情,正确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协调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遇到利益冲突时,能够做到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让位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让位于长远利益。

第二,个人主义是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价值本质属性。个人主义的兴起并不纯粹是一种精神世界现象。从源头上看,个人主义是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出现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推崇个人利益与个人自由,强调个性解放和自我选择。这种社会哲学思想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近现代历史上,个人主义在反对宗教神学禁锢和封建主义压迫,助力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思想开化作用。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历程开启后,个人主义思想逐渐被资产阶级统治思想所裹挟,配合资本逐利需要演化成为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变种,消极性色彩格外鲜明。“当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提高我们社会的公共生活质量的时候,我们需要正确看待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己行为。”^[11]网络人本性叙事主体通过展示自己的生产生活、所思所想所困,追求个性自由、自我完善,强调人人平等,主张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确证浩浩荡荡社会洪流中的自我真实存在与发展,其中浸润的温和的个人主义并无太多的不妥,无可厚非,不必苛责。温和的个人主义思想主导下的网络传播叙事,有助于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解放,有利于缓解现代化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的情绪压力与思想焦虑,润滑社会关系,营造社会发展的良好心理氛围。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主导下的网络传播叙事,将个体的特殊经历和遭遇当成共性现象予以夸大描述,“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0]552}。这种叙事倾向明显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会对社会有机体造成损害。把个人利益摆在世界价值体系的中心,认为独立的个人才是社会的本源或基础,否定一切权威和标准,消解是非美丑观念,在网络世界里横冲直撞、唯我独尊,这种狭隘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无疑是自私的错误思想观念,需要指摘并予以规制。

二、网络双重叙事之现实镜像

本质决定现象,网络双重叙事各自价值本质的不同,决定了其外在叙事样态必然会呈现出诸多差异。梳理和剖析这些样态与差异,可以不断地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深化对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的认识,这是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的前瞻性工作。

(一) 自上而下与圈层循环是网络双重叙事传播形式的不同

自上而下是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主要传播形式。这种中心化的传播方法曾是传统媒体时代唯一的信息传播形式,尽管移动互联网技术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但是自上而下的中心化传播

形式依旧是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主导方式。官媒等主流媒体是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主体,他们拥有重要信息来源的可靠渠道和专业的信息内容制作团队,因此处于信息生产、发布、传播链条的头部或中心位置。在这种传播形式中,官媒等主流媒体通过“我说你们听”“我播你们看”,构建起强大的“广场喇叭”的传播格局,确保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東西。”^[12]网络社会性叙事的声音很大,传播范围较为广泛,从上面的高层到下面的基层,从信息的中心发源地到传播末梢,确保了人民群众到处都能够获取信息所传递的社会规范、价值导向、集体情感。但是,作为信息传播受众的网民与社会性叙事的强势传播主体在传播位置中的非对等性,导致二者的黏性无法保障。网络主流媒体 App 的下载、公众号的订阅、具体信息的阅读,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复杂情形,比如,有些下载和订阅是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而后变成了一种形式,至于信息的点击阅读可能也成了一种政治任务。尽管现在多数主流媒体已在信息报道文末设置了“精选留言”窗口,有意增强与信息受众的互动,但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性叙事的传播方式给网民带来的疏离感,以及留言精挑细选的高冷感,并未能从根本上激发网民参与网络社会性叙事的热情。

圈层循环是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主要传播形式。不同于传统社会基于业缘、地缘、血缘等因素形成的人群共同体,兴趣爱好与价值选择是吸引网民聚集成圈的主要黏合剂。网络人本性叙事范式契合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人类社群心理常态。在志同道合的网络圈层中,传统的信息中心消失,每位网民都是圈层中的一个节点,大家位置对等,每个人都可以结合圈层内部规则与自身真实感受做出个性化的信息反馈,自由地表情达意,“人人手持麦克风”,“我说你说大家说”,每个人似乎都可以感受到信息传播中主动“看见”的支配感和“被看见”的满满尊重感。个体意识的觉醒与网络技术的加持,使人们不再仅仅向权威寻求单一化的答案,而更习惯于从日常生活自身体验或同类群体中获得针对性更强的多样化的备选答案。网民的人际交往、信息获取、情感交流等需求借助人本性叙事范式以及圈层化传播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但由于网络和圈群双重特征耦合叠加,网络圈群呈现出封闭性与流动性并存、高中心势与沉默螺旋共生、强关系与弱关系交织、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具、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同在等复杂样态”^[13]。这导致现实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围受限、传播效果有时难如人意,“尾部效应”消解“广场舆论”,非主流意识形态借圈传播,错误社会思潮泥沙俱下,混淆视听,极易引发社会风险,干扰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二) 宏大议题与微小话题是网络双重叙事之间的内容差异

宏大议题是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主要内容。首先,选择宏大议题作为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主要内容具有理论必然性。网络社会性叙事主要服务于国家意志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与以往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不同,以公有制为基础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政治统治。国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大职能,并且“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4]。网络社会性叙事传播宏大议题内容,就是要从宏观上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国家大事,理顺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实现政治统治良性运行。其次,选择宏大议题作为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主要内容具有现实应然性。马克思主张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5]。作

为网络社会性叙事,其专注于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变化,从总体检视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动态,批判约束消极错误行为,倡导能够有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积极行为,保持网络风向与国家志向相统一。因此,这种网络传播范式更多时候会聚焦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内政外交、国际形势,报道带有普遍性的重要信息,共情大众的集体情感,阐释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引导人们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念。最后,网络社会性叙事的宏大议题存在的问题。网络社会性叙事通过设置宏大议题,探讨抽象、一般和共性的社会事务,经常远离网民日常生活具象、特殊和个别的经历与遭遇,普适性和针对性叙事内容之间的裂缝,有时很难弥合。

微小话题是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主要内容。首先,微小话题符合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产生逻辑。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自我意识觉醒是网络人本性叙事产生的直接动因,关注个体的生存、自由以及个性的全面发展是其价值导向。因此,饱含日常生活气息的微小话题成为叙事者发布网络信息的内容,由此进行互动交流就成为一种逻辑必然。网络社会性叙事发布的宏大议题,往往使信息接收者,即广大普通网民,感受到太高冷,以至显得“目中无人”。但是,网络人本性叙事所探讨的微小话题,来源于新鲜的、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只要只言片语或者是一张图片便会引得圈层内网友会心一笑、心领神会,获得不断传播的原生动力。其次,互联网技术促使微小话题的网络传播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互联网的交互性和扁平化特征,使得每个网民都拥有表达的渠道和机会。“作为当今时代的一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空间能够保证每一个公民都能自由、平等、公开地参与公共议题或问题的讨论,它是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平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体现。”^[16]互联网技术从最初的稀奇到后来的普通,再到现在的普遍,为网络传播信息内容的变革、丰富提供了技术支持,人人皆可说,人人说自己,微小话题的人本性叙事成为网络传播的时尚。最后,网络人本性叙事的微小话题存在的问题。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微小话题的人本性叙事底色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是灰色。因为绝大多数的网络传播个体既不是完美无瑕的圣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在微小话题的网络信息互动中流露出的价值导向,不是非黑即白的,因此,不必太多地从道义制高点去评判是非对错。但是,一些偏离主流、渗透着错误思潮的微小话题的网络人本性叙事,在当下呈现出井喷之势,微观对抗宏观,产生出强大的话语场和能量级的传播效力,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三) 本真表达与涂层表达是网络双重叙事之间的不同策略

本真表达是网络社会性叙事主要采用的策略。本真意为本来、真实。本真表达是一种叙事主体在信息传播与互动过程中,遵循实事求是原则,阐释和讲述事情本来样子的叙事策略。叙事主体的官方立场及其指导思想决定了本真表达是网络社会性叙事的首选策略。官方立场需要确保新闻报道、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一元性和可验证性,因此实践中发生的事情本身必须是真的,不能是假的,制定的大政方针必须与现实相符。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依据。社会性叙事传播的信息首先应当符合真理原则,是对的;然后才可能追求它的价值原则,使其是有用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763}这种叙事策略下的网络新闻报道、政策发布注重还原生产生活的本来面貌,中规中矩,对于引导大众正确认知、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建设、壮大主流舆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都是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过着总有遗憾、不够完美的生活,有一说一的本真表达削弱了人们对未来抱有理想主义的心理期待,远离了人们的想象和希望,不能有效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这类网络叙事常会遇冷。

网络人本性叙事较多地采用涂层表达策略。涂层最初为名词,原意是在工艺流程中将涂料涂抹到物质上所得到的固态连续膜。现在学术界已经将其拓展为动词和名词同时兼用,“涂层是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对不同的异质性对象进行的人工叠合”^[17]。叠合后的成品外表光彩夺目,令人艳羡,成为具体社会时空环境中的各种象征性符号。涂层表达,则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基于传播主客体需要而对信息进行的修饰和包装。网络人本性叙事较多使用这种表达策略,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多种复杂因素所致。首先,网民通过涂层化的叙事表达策略能够实现自我心理满足。个体意识觉醒后的网民借助便捷的网络自媒体,突破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各种现成软件可以协助草根网民几乎无成本无难度地对文字、图像、音像、图片等信息,进行随心所欲地加工剪裁与修饰美化,以增加表情达意的效果,然后实时进行网络信息传播和互动。大众在热衷制作涂层化网络信息的过程中,能够收获内在生活价值、生命意义的自我建构的成就感。同时,借助涂层后的叙事信息,大众能够满足自我镜像对“美好人生”“美好生活”“美好世界”的心理需要和期待。其次,资本需要利用网络人本性叙事的涂层表达策略收割流量经济。资本逐利的本性,意味着人潮就是钱潮,资本介入网络世界,操控网络技术加工生产各种契合网民心理规律的“人设”“物设”信息,有流量就有经济。“人们对谎言本身自然而然有一种堕落的偏爱。”^[18]“后真相”时代,网民对于真相本身的在意并不多于涂层化信息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和情绪上的积极体验。网民与资本的共谋,使网络信息真假难辨、社会信任缺失、网络秩序失范,虚假性涂层信息带来的本体性安全日益凸显。

三、网络双重叙事之耦合路径

考察网络双重叙事的现实样态,比较其展现差异,探讨其背后动因,最终目的是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这决定了二者之间的耦合路径不是单一的和均衡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19]³⁰⁶因此,网络双重叙事之间的耦合路径的探讨重心,是如何提升网络社会性叙事效果,引导网络人本性叙事与网络社会性叙事同心同向同行。

(一) 丰富传播形式,提高网络社会性叙事的破圈能力

第一,更新理念,拓展社会性叙事的网络传播形式。“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媒体就是关键网络,媒体是由全球垄断者及其分布的网络组织而成,这一网络是触及人们思想的消息和图像的主要来源。”^[20]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中心化传播形式在新媒体异军突起的网络信息时代遭遇挑战,普通传播受众的疏离使网络社会性叙事的效能大打折扣。“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21]这需要主流媒体放低身段,及时更新理念,抓紧构建社会性叙事的网络传播新型矩阵。一是要有“借船出海”的传播新理念。主流媒体要加快进驻人群聚集度比较高的网络平台,抢占赛道,开通自己的官方账号,借用人家的船只,让自己的“货物”畅达网民客户终端。主动“送货”上门,平等性互动,去传统媒体时代的中心化,再造自(智)媒体时代的中心化,确保“广场舆论”的音量,涤荡“茶馆舆情”的杂音,提炼其纯度。二是要有“筑巢引凤”的独立自主品牌新理念。“借船出海”只是应急之计,不是长久之策,放眼未来,主流媒体要保障社会性叙事效果,还得有自己的“船”,即自己的网络媒体平台。“媒体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决策必须通过媒体影响决策。”^[22]主流

媒体应该适应新形势下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积极创建老百姓喜闻乐用的官方平台,拓展社会性叙事的网络传播形式。

第二,赋能技术,打破人本性叙事的网络圈层隔阂。网络圈层的形成既与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个人主义本质直接相关,因为它强调自我意识,宣称要自我负责,同时更与智能化、意识形态化的技术有关。因此,应打破人本性叙事的网络圈层隔阂。首先,要完善网络技术,稀释同气相吸的心理氛围。官方要在相关文件政策中,明确要求网络技术公司改进云计算、大数据算法机制,赋予其正向、正义、主流的意识形态色彩,引导算法实践的向善向上,并且要根据社会公共价值利益,不断优化媒体平台算法理念。如可以“利用技术创新,尝试‘首页复活’,即在平台型媒体的‘首页’或‘推荐’页面置顶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主流媒体精选的新闻”^[23],将其无差别推送到网民常用自媒体页面。还可以根据后台统计数据,反向推荐用户不常关注的信息,扩展多样化、差异化的视听内容,培养网民新的阅读、观看兴趣。其次,运用网络技术,积极弘扬与时俱进的集体主义理念。“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大发展,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民众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其基本趋势是个人主义正日益流行,传统的集体主义则相对式微。”^[24]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其蕴含的集体主义思想是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禀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重要支点。主流媒体应该想方设法借助先进的网络技术将饱含时代特征的集体主义理念,通过不同文化题材的表现形式精准滴灌到各类圈群之中,用新颖的文化作品传递、强化集体主义观念,消解个人主义思潮,以此吸纳红色能量圈,扬弃灰色亚文化圈,批判黑色负能量圈。

(二) 优化内容设计,厚植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人文情怀

第一,保持内容的权威性,巩固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传统优势。网络信息过载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人们在信息的海洋里眼花缭乱、真假难辨、对错难分,海量的琐碎信息让网民的选择和判断变得无比艰难。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宏大议题设置的必要性,以及信息内容权威性的难能可贵。一是要确保内容的真实性。网络社会性叙事应当坚守内容为王的传播原则,要持续生产制作事实清楚、信息准确、观点理性、观念正统的网络传播内容,以质取胜,不断获得公众的信任感。二是要确保内容的全面性。“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25],因此,以社会生产生活中取得的新成就新突破、好人好事激励人鼓舞人是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主要目标,仍需牢牢把握。但是,媒体宣传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否则将会远离网民现实生活的全部感受。新闻媒介还有舆论监督的职能,网络社会性叙事传播正面网络信息时,还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要敢于直面现实中的假丑恶现象,并善于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以正视听。三是要确保内容的深刻性。网络社会性叙事在进行内容生产时,尤要注意内容呈现的逻辑性和深刻性,不仅要实事求是地叙述是什么,还要层层剥笋地分析为什么,更要循循善诱地引导怎么办,唯有鞭辟入里的深刻内核,才能以理服人,增强公信力,巩固主流舆论的群众根基。

第二,注重内容的大众化,挖掘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人文潜能。宏大议题的传播与讨论任何时代都不过时,但是把单一的宏大议题设置成为网络社会性叙事的全部内容时,必然会导致亲和力的减弱。历史唯物主义一再告诫我们:“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501}因此注重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人文情怀,要特别注重传播内容的大众化,要能反映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所思所想所困所盼。首先,设置宏大议题时要注意接地气。宏大议题反映了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一般和普遍性特征与规律,要杜绝照本宣科式的宣传,可

以在讲述时转化为具体的、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故事,细节彰显情怀,更能直抵人们的心灵。比如,有些主流媒体在报道国家出台惠民措施带来的实际效应时,直接让百姓出境现身说法。暖了民心接了地气的鲜活内容,传播受众必定欢迎。其次,增加微小话题时要注意接人气。“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0]533}针对传播媒体的新变化,网络社会性叙事应当及时扩充传播内容,老百姓最在意的莫过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四季三餐等与自己高度相关的微小话题,主流媒体应当因时而新、应声而动,抢先自媒体一步关注它们。接人气,就是需要网络社会性叙事丰富报道的内容,不仅广为传播宏观层面的高大上信息,还要俯下身子深入实践倾听百姓的呼声与心声,传播微观层面富含人情味的微小话题,共话家长里短与日常琐事,共情民生疾苦。

(三) 联动各方力量,优化网络双重叙事的表达策略

第一,合理使用涂层表达策略,满足网络社会性叙事的大众心理。“正向的涂层为人所接受,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合理需要。”^[17]不加任何修饰的本真表达策略,确实能够增加网络社会性叙事的权威性和表达效率,但是太过严肃性的“有一说一”容易失去信息传播受众,难以达到主流媒体叙事的初衷——广为人知与广泛认同。同时,反观网络人本性叙事的涂层表达策略,由于对信息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饰和美化,契合了普通大众的普遍心理,受众趋之若鹜。改变网络社会性叙事的被动现状,就要对信息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合理借鉴涂层表达策略。重大重要信息内容发布,依旧需要采用中规中矩的本真表达策略,不能一味为了迎合受众心理,自降权威性和公信力。而非重大非重要的信息内容发布,则可以适当学习涂层叙事手法,为信息赋予丰富的情感和哲理色彩,既讲生命生活生产的实然状况,还讲人们通透后的感悟和体验,更要鼓励人民群众对应然世界葆有追求的希望和勇气。满足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人文性的心理期待,“人是文化中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文性包括人的文化性和文化的人性”^[26]。网络社会性叙事要深谙传播受众的心理规律,“‘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286}。任何信息都负载了一定程度的现实利益考量,所以要尽可能发挥主流媒体社会性叙事的政治功用,还得注意通过适当的修饰、点缀、美化信息的涂层表达策略,满足人们安全、情感、归属和获得尊重的需要。

第二,积极规制涂层表达乱象,引导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价值导向。“如果过于追求外在形式的完美,忽略内容(结构、要素、关系)的真实、完善和改进,以仿真的涂层来营造暂时性、表象性的真实与和谐时,涂层异化的现象就出现了。”^[27]凡事过犹不及,当涂层化表达策略被泛化地使用和利用时,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价值导向便无法得到保证。近年来,网络人本性虚假涂层叙事造成了一些社会失序现象,如:商品拜物教腐蚀社会风气,网络人设崩塌侵蚀社会认同,形式主义损害信息公信力等。积极规制涂层表达乱象,一是要坚持引导方向。“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9]226}网络人本性叙事异化涂层表达策略,迎合受众心理,过度包装信息,有意识地虚假叙事,涂层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为此,必须批判“后真相”的虚妄本质,持续培育民众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文性叙事的政治取向的正确性。二是要采用堵疏结合的引导方法。创新和完善信息检测技术和舆情研判技术,借助网络先进技术将错误信息、不良舆情精准检出,并予以封杀,遏制其污染网络环境的传播势头。通过制作精美的网络视听图像、美文,构建出符合受众心理和审美需求的真实可靠的网络人文性叙事内容,积极引导大众宣泄快节奏生活中积累的负面情绪。三是要抓关键人群。网上影响大的人和容易受影响的人就是关键人群,做好这两部分人网络叙事能力和网络素养的培养,尤为重要。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是网

上影响大的人,他们“有些经营网络、是‘搭台’的,有些网上发声、是‘唱戏’的,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28]。要与这部分人群加强沟通,引导其政治取向,增强其网络叙事的道德和法律底线意识。青少年群体是网络中容易受影响的群体,需要借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氛围的熏陶,提升他们的是非判断能力,正确进行网络生活中的心理投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3]71}。鼓励青少年群体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理性思辨,不做沉默的螺旋,主动发声,澄清是非,唱响网上主旋律,传播网络正能量,守护好共同的网上精神家园。

通过多措并举,不断深化网络生态治理,提升网络社会性叙事效果,积极规制涂层表达乱象,对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价值导向进行有效引领,使其与网络社会性叙事协同发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网上舆论支持和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4-03-22)[2024-05-10]. <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4/0325/MAIN1711355296414FIQ9XKZV63.pdf>.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5.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陈潜. 构建“四力一体”的高校研究生网络舆情新常态融合体系研究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36(1):145-148.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5.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54.
- [7] 隋岩,唐忠敏. 网络叙事的生成机制及其群体传播的互文性 [J]. 中国社会科学,2020(10):167-182.
- [8] 杨绪辉,沈书生. 社会叙事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学习文化探究 [J]. 现代教育技术,2021,31(1):12-18.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孙晓春. “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辨析 [J]. 人民论坛,2018(8):111.
- [12] 列宁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6.
- [13] 阎国华,韩硕.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促进策略 [J]. 探索,2022(4):171-184.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9-560.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4.
- [16] 宋平锋. 哈贝马斯交往思想视域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话语伦理研究 [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4):44-51.
- [17] 陈忠. 涂层化世界的行为哲学反思 [J]. 江海学刊,2020(5):21-28.
- [18] 培根. 培根随笔 [M]. 陶文佳,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37.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0] 卡斯特. 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 [M]. 周凯,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7.
- [2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1.
- [22] 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M]. 夏铸九,黄丽玲,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66.
- [23] 刘运来,曹乾源,董玉芝. 网络时代青年文化认同圈层化现象透析及价值引导 [J]. 中州学刊,2022(6):71-76.
- [24] 黄梓航. 个人主义上升,集体主义式微? 全球文化变迁与民众心理变化 [J]. 心理科学进展,2018,26(11):2068-2080.

- [25] 人民日报编委会.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科学指南: 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体会 [N]. 人民日报, 2013-08-30 (7).
- [26] 谢贤扬. 用人性的本真表达生命的真实: 谈作文教学中的母语习得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120-123.
- [27] 戴海波, 杨惠. 涂层概念视域下网络“人设”的传播策略与危机表征 [J]. 传媒观察, 2021 (9): 39-43.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25.

The Mirror Image of Reality and Coupling Path of Network Dual Narratives

Zhao Renqing, Huang Zhibin

Abstract: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are the essential value attributes of cyber social narrative and human nature narrative respectively,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re are bound to b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realistic presentation of network dual narratives. The top-down approach and looping cycles characterize their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forms; the grand issue and small topic highlight their content differences; the true expression and the coating expression signify their distinc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ainstream network ideology, it is essential to employ various methods to mitigate the internal friction between network dual narratives. These methods include diversifying communication forms to improve the outreach of network social narrative, optimizing content design to enhance the humanistic appeal of network social narrative, and coordinating efforts of multiple parties to refine the expression strategies of network dual narrative.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se methods aims to guid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network human nature narratives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icacy of the network social narrative.

Keywords: network; dual narratives; mirror image; coupling

(收稿日期: 2023-08-14; 责任编辑: 晏小敏)